

团校淬炼青春志

旧影重现

1982年,我作为宁夏贺兰山军马场团委书记,赴山西团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培训。这段学习经历如明灯照亮前行路,让我系统学习团务知识,掌握工作方法。从青涩到成熟,团校赋予的能力与感悟,成为我此后深耕共青团工作的坚实基础,至今难忘那段淬炼思想的时光。



1982年5月6日,五四青年节的余温尚未消散,我收到一份来自宁夏区团委的文件,通知我作为县处级单位团委书记,于5月10日赴山西团校报到学习,为期三个月。彼时我刚接手军马场团委工作,对如何开展团务、服务青年深感迷茫,这次培训无疑是组织给予的破局良机。

时间紧迫,我迅速梳理手头工作,将未来三个月的日常团务交接给青年干事,并反复叮嘱注意事项。对于青年突击队评比和暑期志愿服务等亟待推进的计划,我列出了详细的进度表与应急预案,确保工作不断档。5月8日,我向场领导汇报离职事宜,领导拍着我的肩膀嘱咐道:“珍惜机会,回来后要挑起团委的大梁”。

5月10日清晨,我与宁夏其

他8名参训的团委书记在银川火车站集结出发。由于当时交通不便,我们要先乘火车至山西大同,再转乘抵达太原。绿皮火车的车厢里,大家或是捧着团的章程学习,或是互相探讨如何调动青年积极性,而我望着窗外,心中既有对未知学习的忐忑,也充满期待。

培训前,我常因能力不足而焦虑,组织活动不知如何调动积极性,思想教育方法单一。教员的指点让我豁然开朗:团干部要先吃透本职工作的核心逻辑。于是我开始针对性补短板。在活动策划上,我借鉴“项目化运作”思路,将活动拆解为需求调研、方案设计、资源整合和效果评估四个环节。比如在策划“军马场青年

技能比武”时,我先走访各连队征集青年对骑马、兽医、维修等技能的兴趣点,再联合后勤部门提供马术装备和专业书籍作为奖品,使得活动参与度远超预期。

一次主题团日,我邀请退役老兵分享军马场创业史,团员们深受触动,主动提出了“传承马场精神,建功新时代”的行动倡议。在临时党支部管理中,我尝试“民主议事与分工负责”模式,这些建议都让支部生活充满活力,也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。

1982年8月5日,培训结业。那些在山西团校度过的日夜,不仅教会了我方法,更塑造了我“以青年为中心”的工作理念,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财富。

[宁夏·银川] 郑敏灵

难忘军营病号饭

当兵十余载,我在部队吃过两次印象至深的病号饭。一次在连队,另一次在机关战士灶。这两顿带着硝烟温情与战友关怀的特殊餐食,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。

1970年,我入伍来到部队,连队担负着监狱执勤任务,每日须在岗楼严防死守。那年冬天清晨,我不慎患上重感冒,连续高烧两天,滴水未进。连长、指导员多次前来探望,并特意叮嘱炊事班为我准备病号饭。晚饭前,炊事班长王大伟亲自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,上面还卧着三个荷包蛋。见我虚弱得难以下咽,班长急了,端着碗拿着筷子,语气坚定地劝慰:“有病更得吃饭!今天你必须当着我的面把面和蛋全吃下去,吃完才有劲,病才能好!”盛情难却,我勉强坐起,硬着头皮将一大碗面和三个荷包蛋悉数吃完。果不其然,人是铁饭是钢,饱餐一顿后我出了一身透汗,重感冒很快便痊愈了。

第二年夏天,我在师宣传科担任通讯报道员,不幸染上胃肠感冒,腹泻两天,毫无食欲。我的老科长孙成武得知后,亲自前往机关战士灶,找到炊事班长李连成,为我精心烹制了两次丰盛可口的病号饭。服下这充满关爱的“病号餐”后,我恢复大半,第三天便痊愈了。

特约通讯员

[黑龙江·哈尔滨] 王云学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40

“铁匠”苏明远来找杨玉琼,说自己跟牛参谋长是四川老乡,在家是铁匠,是牛参谋长让他到部队还打铁,发挥一技之长,才有今天的进步。他和参谋长的关系,可以说是“老铁中的老铁”。如果没有参谋长,就没有他的今天。现在他已转了干,老婆和孩子也已随军到了三山岛,现在家里条件很好,提出代为养大会会,减轻杨玉琼负担,以利她下一步改嫁。苏明远说:牛参谋长的娃儿,就是我的娃儿,我会对他比对自己的亲娃儿还要好。杨玉琼自是不允,但感动得哭了一鼻子。

这边刚哭过,九连代理连长

慕古秀来了,见了杨玉琼,握过手,问一句“嫂子好”,就蹲在地上大哭,人高马大的一个人,站起来比杨玉琼高半截,蹲下却像一个孩儿,哭起来还没个完,本来是劝杨玉琼的,却让杨玉琼劝了半天。好不容易止住哭,才说出来意:“我是牛参谋长救下的,没有参谋长踢我那一脚,我也光荣牺牲了。你说,我和参谋长算不算生死兄弟?你说,我对他的老婆孩子,该不该尽到当兄弟的责任?俺老家古语说,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,这救命之恩,我当如何报答?”

慕古秀老让杨玉琼说,杨玉琼不能说,又不能乱说,顺着慕古秀的话说:“是,你和参谋长是生死兄弟,我认下你这个兄弟了。”

“嫂子!好嫂子!”慕古秀激动得要跪地下了,一想不妥,就站

直了敬个军礼,像个黑铁塔一般,眼神从杨玉琼头顶穿过,两个人个头差得太大。面对杨玉琼,就像面对一个少先队员。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样子,差点把杨玉琼逗笑了。

杨玉琼认下眼前这个“兄弟”,麻烦就接着来了。

慕古秀说:“嫂子,俺们河南老家有一个规矩,就是嫂子在哥哥去世后,为了照顾嫂子和哥哥的孩子,弟弟可以娶嫂子重组家庭以尽责任,这在我们当地叫‘姪一棒’。”

杨玉琼没听清慕古秀话中的含义,不知他为什么讲“姪一棒”,无意中问:“‘姪一棒’是什么意思呀?”

慕古秀说:“俺老家过去做木匠活,很少钉钉子,做家具盖房子都是榫卯结合,行话叫榫卯结构,

把榫头打到卯眼里就牢固结实了。榫头是一端凸出的部分,卯眼是凹进去的部分,也叫榫头、榫眼。假如木匠不小心,把榫头做坏了,也不能把木料白瞎了,就在原来位置向下矮(矮)一截,重做一个榫头,让这个榫头和原来的榫眼配合。弟弟娶了兄长的嫂子,也是这个道理。”

杨玉琼听明白了,脸一下红了起来:“你给我说这个干什么?”

慕古秀直杠杠地说:“你认了我这个弟弟,你就是我嫂子,我想娶你这个嫂子,替牛参谋长照顾你,养大他的儿子。”

杨玉琼说:“你这是干什么呀?”

慕古秀说:“我没有多少文化,也没有多少本事,就是有一身力气,我只能用我自己去报答牛参谋长救命之恩。”

待续